

Qiyè Cìshān de
Zhānlüè Jiàzhí

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

——员工职场精神力视角

柯江林 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为柯江林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7

Qiyè Cìshān de
Zhānlüè Jiàzhí

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

——员工职场精神力视角

柯江林 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员工职场精神力视角/柯江林等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

ISBN 978 - 7 - 5130 - 3359 - 6

I. ①企… II. ①柯… III. ①企业—慈善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D63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181 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从员工职场精神力角度阐述了企业慈善对组织自身的战略价值，具体内容包括企业慈善的内涵与测量、企业慈善的社会价值与现实发展、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及实践案例、员工职场精神力量表的开发及检验、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与大样本检验，本书适合企业慈善管理者和研究者阅读。

责任编辑：国晓健

责任校对：韩秀天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责任出版：刘译文

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员工职场精神力视角

柯江林 等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邮编：100088）

天猫旗舰店：<http://zsqcbs.tmall.com>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85

责 编 邮 箱：guoxiaojian@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85千字

定 价：36.00元

ISBN 978-7-5130-3359-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已经成为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拥有重要经济资源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进一步调动企业慈善的积极性是各界广为关注的话题。传统上，很多学者片面强调企业慈善的社会价值，从道德义务角度认为企业应该多做慈善。在现实中，也不时可看到一些媒体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劝捐甚至逼捐。这种被动慈善的方式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产生社会价值，但是难以推动企业慈善事业的持续蓬勃发展。本研究受战略慈善理念的影响，认为企业慈善不仅对外具有社会价值，而且对企业自身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其内在逻辑是，通过慈善可积极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新理念的引入，让企业认识到慈善不再是滞后于经济目标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是可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一种重要战略工具，从而使企业有可能由被动慈善走向主动慈善，形成一种内生的慈善事业发展驱动力。

在学术上，为了充分揭示企业慈善战略价值的实现路径，当前有少数学者开始从消费者、政府、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角度，运用社会资本等理论，构建并证明了企业慈善对组织自身的积极作用。尽管现有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慈善的组织价值，但是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视角——内部员工。本研究另辟蹊径，认为企业慈善对员工职场精神力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员工职场精神力已被证明对其工作态度、行为与绩效有促进作用，所以企业慈善通过员工职场精神力的中介机制对组织产生正能量。为了证明这个核心观点，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相关研究，本书是该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具体而言，本书包含了六章



内容。第一章是企业慈善的内涵与测量；第二章是企业慈善的社会价值及现实发展；第三章是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及实践案例；第四章是员工职场精神力量表的开发及其检验；第五章是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第六章是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本书的主要贡献，首先是从广义的角度提出了企业慈善的定义并开发了一份能弥补现有测量中存在的单一化、短期化、外部化等不足的日常性企业慈善行为量表。其次，综合解释了企业慈善具有的自然动因、信仰动因、社会动因与组织动因，并阐明了单纯从社会价值角度认识慈善价值的片面性，强调应该从战略角度思考慈善的价值，使企业慈善由被动慈善走向主动慈善。再次，对职场精神力现有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所展望的研究方向对未来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另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发了员工职场精神力量表，该量表为国内学者进行职场精神力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工具。最后，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大样本实证研究，都为企业慈善战略价值提供了较好的证据。职场精神力视角的引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的影响机理，这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对于实践而言，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积极效果的证明，可以使企业更加确信主动慈善的必要性，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慈善事业发展。

尽管研究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是最后能够将研究成果出版，笔者感到十分欣慰。诚然，本书的完稿与出版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本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我的研究生王娟（主要参与了职场精神力研究的回顾、量表的开发）、吴丹（主要参与了企业慈善研究的回顾、量表的开发）、邱效威（主要参与了企业慈善作用的案例研究与大样本实证研究），此外邓秀婷（主要参与企业慈善与文化建设的研 究）、蒋一凡、范春晶、刘莉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当然也非常感谢课题组中的汪大海教授、王建民教授、李永瑞副教授、于海波教授以及孙健敏教授、范丽群副教授等校外专家的大力支持。最后，非常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的相关工作者，尤其是国晓健编辑。

柯江林
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企业慈善的内涵与测量	1
第一节 慈善的含义	1
第二节 企业慈善的测量现状及其局限	8
第三节 企业慈善行为的量表开发及其检验	11
第二章 企业慈善的社会价值及现实发展	20
第一节 慈善的自然动因	20
第二节 慈善的信仰动因	22
第三节 慈善的社会动因与企业慈善的社会价值	29
第四节 中国企业慈善发展现状与外部推动力量	35
第三章 企业慈善的战略价值及实践案例	44
第一节 企业慈善战略价值实现的外部途径	44
第二节 企业慈善战略价值实现外部途径的案例	47
第三节 企业慈善战略价值实现的内部途径	50
第四节 企业慈善战略价值实现内部途径的案例	56
第四章 员工职场精神力量表的编制及其检验	59
第一节 员工职场精神力概念及其研究进展	59
第二节 员工职场精神力陈述句的收集	74
第三节 员工职场精神力量表的检验	77
第五章 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85
第一节 引 言	85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86
第三节 研究方法	90
第四节 案例分析	92



第五节 讨 论	100
第六章 企业慈善对员工态度行为影响的大样本实证研究	106
第一节 企业慈善行为对员工职场精神力的影响	106
第二节 企业慈善行为与家庭友好型 HRM 对员工的影响	110
第三节 企业慈善行为与承诺型 HRM 对员工的影响	125
第四节 企业慈善行为对员工态度行为的跨层次效应检验	141
主要参考文献	164
附录 1 企业慈善行为调查问卷	180
附录 2 员工职场精神力调查问卷	182
后 记	184

第一章 企业慈善的内涵与测量

作为全书的开篇之章，本章主要阐述和辨析慈善及企业慈善的基本内涵，并针对现有企业慈善测量中所存在的单一化、短期化、外部化等局限性，开发一份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日常性慈善行为的学术量表，从而为本书的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第一节 慈善的含义

慈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社会现象，它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存续与发展。特大自然灾害酿造了人类的悲剧，但也激发了个体内心深处的同情、怜悯与慈悲之心。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面前，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谱写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2010 年 9 月底的盖茨与巴菲特的中国慈善晚宴更是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如今“慈善”已变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也成为很多善良之人热衷的人生事业。相关的报纸杂志及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但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我们依然对慈善的相关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甚至还存在混淆与误用的情形。

一、Charity、Philanthropy 与慈善

在英文中与慈善相关的两个词汇是 charity 与 philanthropy。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charity 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charity 是爱的最高形式，标志着神与人之间的互爱，是一个人对其同胞无私的爱 的体现。philanthropy 是出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努力。



在国外，教会慈善使用“charity”，公司慈善很少用“corporate charity”，而是用“corporate philanthropy”（徐雪松，2007）。从英文对 charity 和 philanthropy 的解释来看，二者都有出于爱心而帮助别人的意思，但两者具有细微差别。“charity”（希腊单词 agapē 的翻译，也意为“爱”）与基督“Christ”的前缀相同，出自基督教中的基督之爱，具体表现为“宽容、怜悯、好施舍”，而“philanthropy”是从拉丁文而来，字根“phil”是爱的意思，而“anthropy”则表示人、人类，连起来就是“爱人类”的意思。后者有促进人类福祉的意思，它的社会性更强，亦即更注重长远效果。著名学者 Payton（2008）在《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 Its Meaning and Mission》一书中对两者进行了解释。他认为 charity 强调短期的救济与援助，解决暂时的食物、住所、医疗等需要，而 philanthropy 更注重对生活质量的改善，着眼社区的长期发展从而达到独立自主的状态。如果说 charity 是给人们带来帐篷、衣被、食物和水，那么 philanthropy 就是让灾民回家，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经济，慈善已经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中变得科学化和可持续化。可见，charity 偏向于短期的、狭义的传统性援助，而 philanthropy 则偏向于长期的、大众化的援助。国外有些学者分别用“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来比喻“charity”与“philanthropy”。

在中文里，charity 和 philanthropy 经常被混用，因为中文对二者翻译的区分度并不大。如 charity，《新编英汉大词典》对其的解释为：慈爱，仁慈；救济金，慈善团体；宽厚，宽容。《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对其的解释为：christian love（基督徒的爱心）；love（爱，仁爱，宽厚，厚道）；kindness（好意）；charitableness（慈善）。philanthropy，《新编英汉大词典》对其的解释为：博爱；慈善；仁慈；慈善行为；善事。《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其的解释为：love of all humankind（博爱）；practical benevolence（慈善活动），慈善事业。二者都可以被译为慈善、善事、慈善团体等，因此国内学者经常混乱使用这两个词。但也有学者对其中文含义进行了自己的区分。如何莉君（2009）认为“charity”接近中文的“救济”，而 philanthropy 就是“慈善”。薛涌（2010）则认为“charity”为慈善，而“philanthropy”为捐善。

笔者认为很难从中文里找到与 charity 和 philanthropy 完全对应的词。

如上所言，虽然二者在中文里都翻译为慈善等，但其英文原义并不相同。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有慈善的说法，而且内涵比西方的更为丰富。在中文里，慈善是合意词。“慈”是“仁爱”的意思（“慈，爱也。”——《说文》）。“善”是会意字，从言、羊，言是讲话，羊是吉祥的象征，故为“吉祥”之意（“善，吉也。”——《说文》）。“善”后来演变为多种意思，如好、美好，“善，德之建也”——《国语·晋语》；善良、好心，“供养三德为善”——《左传·昭公十二年》；好人、好事、好处，“存抚良善”——宋·沈括《梦溪笔谈》。据词源查证，“慈善”出自《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慈善的合意是“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①。从工具书的解释上来看，中文的慈善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慈善无大小”，只要是富有仁慈之心、对人关怀的善良举动都是慈善行为，它不仅包括短期的捐赠给予，还包括长期的帮助，除了包括对个人的关爱外，还包括大众化的援助。因此，中文的“慈善”实际上是英文“charity”和“philanthropy”的综合，而不是二者之一。

二、当代中国学者对慈善的定义

目前我国学者关于“慈善”没有统一的定义。一类是狭义的慈善定义。如赵顺盘（2006）提出，所谓慈善就是个人或群体基于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某种途径自愿地向社会及受益人提供无偿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的行为，这些援助包括资金、劳务和精神、实物等方面。孟令君（2008）认为慈善就是指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以及为实现慈善的意愿而付出的行为或建立的机构。陈成文（2000）认为慈善事业是一种扶持社会弱者的民间群众性互助活动。陈瑞霞（2006）则认为慈善事业是指众多的社会成员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救助行为。可以看出，这类定义只包涵了扶贫、救灾、助学等传统的慈善项目，而环境保护，关怀老人、儿童、妇女等许多“公益”范畴的组织和活动，并未被包括在“慈善”这个范围中，慈善的影响面过于狭隘。另一类慈善定义

① 莫衡，等。主编。当代汉语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则比较宏大。张向前（2006）认为慈善活动是指活动的目的旨在提供人类福利和增进公共利益，它包括提供有形的财物或无形的劳务，对他人表达善意，对社会做有意义的贡献，等等。蒙长江（2005）认为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按照此类慈善的概念，凡是出于善心、增加了社会公共效用的行为就可以称之为慈善。

笔者认为，慈善是对他人的一种不求直接回报的帮助行为。^①慈善首先是一种帮助行为，具有利他性，当慈善对象具有公共性，则慈善也就变成了公益。但要注意“慈善”概念的泛化。慈善不同于一般的帮助行为或合作行为，其最大区别是慈善的发出者并不要求慈善的接受者回报，即不附加任何合作性质的商业条款。在商业领域，虽然很多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是获利的前提是需要对方遵守具有互利性质的合约。另外应该注意慈善概念的缩小化，即认为只有捐钱捐物才是慈善，其实对他人不求回报的劳动帮助等善举也应该属于慈善范畴。

三、慈善、公益与社会责任

国内学者在使用慈善时，往往和公益、社会责任等词混用，在此将它们加以区别。从含义上看，慈善是指“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而公益在《当代汉语词典》是指“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公益事业是“涉及全体人民福利的事业，是公共利益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社会医疗卫生事业、全民教育事业、扶幼敬老事业、

^① 这是行为角度的慈善定义，强调“善行”或“善举”。动机角度的慈善定义则强调要有“善心”，即主观上是为了利他而不是利己（尽管是否利己很难厘清，甚至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慈善利己的根源，如将慈善所带来的安心看成利己）。传统上我们认为慈善必须具备善心、善举与善果三个要素，而且非常注重善心（事实上很多善心并不一定能带来善果，即好心办坏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调善举，即对他人的无偿帮助，站在受益者的角度更是如此。动机有时过于复杂，在界定慈善时可以适当放宽甚至避而不谈。

交通住房事业、文化娱乐事业、伤残扶助事业等”^①。慈善事业是“通过非官方组织以非盈利性方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公益事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活动的内容也逐渐由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拓展到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甚至环保等领域”^②。中国学者对慈善和公益的区别存在不同的见解。前民政部部长、前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2004）认为，公益和慈善主要是在资助对象上有一些区别，慈善是对穷人的救济、救助；而公益是一种大慈善，资助的对象不仅是穷人，还有交响乐团、图书馆等文化和科学事业。杨团（2009）认为，公益这个词出现于现代，它与慈善的来源不同，无论东西方，仁心善举和人类之爱都表达了慈善的源泉来自个人，来自私领域，而公益即公共利益的来源是公共领域。但是，慈善的内涵随时代的进步发生了扩展，广义的现代慈善事业既包含了狭义的救助事业，还包含了教育、医疗、健康、科学、文化、社会福利服务等多领域中的志愿服务及关爱与互助，因此，广义的现代慈善事业就是社会公益事业，但是反过来的概念并不成立，社会公益事业并不都是现代慈善事业。张虎（2010）认为，我国古汉语中没有“公益”词条，至于“慈善”，其原意并不是指一种行为，更不是指一种事业，而只是形容人的性情慈祥、宽厚。公益事业是指在公共事业^③范畴下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居民生活提供支持、援助、服务的社会性活动，是国家公共事业建设的有力补充。慈善事业是私人团体或社会团体基于慈悲、同情、救助等观念，为灾民、贫民及其他生活困难者举办的施舍、救助活动的统称。综上，大多数学者把慈善包括在公益的范畴里（见图1-1）。

但是，笔者认为慈善与公益的关系如图1-2所示。从对象上看，慈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慈善对象包括社会公众（如汶川地震的慈善效

① 刘建明，张明根，主编. 应用写作大百科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② 朱贻庭，主编. 伦理学大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③ 公共事业主要包括自来水生产供应系统、公共交通系统、电气热供应系统、卫生保健系统、文化教育系统、体育娱乐系统、邮电通信系统、园林绿化系统等，是社会化管理的最重要的环节，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社会化的服务，是人生存最基本的权利。——张虎，主编. 企业公益战略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果具有公益性)，这时慈善与公益就存在于图 1-2 阴影部分的交集区域。但是狭义的慈善，其对象是针对特定个人（弱者和不幸者）的救助行为，如对某个患白血病的小孩进行慈善捐款，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公益。可见公益并不完全包含慈善。但同时，广义慈善也不完全包含公益。慈善是不求接受者直接回报的帮助行为，而公益只是看结果是否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并不完全排除直接回报的义务要求，如某企业与政府合资修路并从过路费中获得低额回报，就具有公益性质，但不属于慈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慈善与公益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两者存在交集但又有重要区别。但从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慈善家财务能力与公共意识的增强，慈善呈现出从狭义慈善向广义慈善扩张的动向，即两者的交集部分越来越多，即慈善事业的范畴越来越向公益事业靠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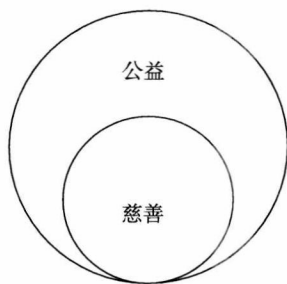


图 1-1 国内学者对慈善与公益范畴的界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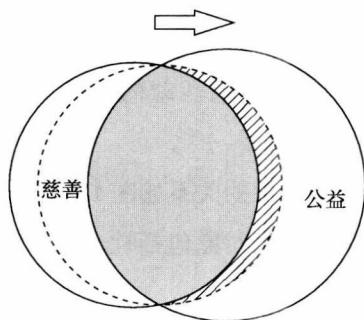


图 1-2 本文对慈善与公益范畴的界定

^① 对应于英语词汇，出现从 charity 向 philanthropy 扩张的发展趋势。

另外一个容易与慈善混淆的概念是社会责任。为了具体化，我们在这里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慈善进行比较。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伦理学术语，指除了对它的所有者、员工和股东负有责任外，还应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戴维斯（K. Davis）和布鲁斯特姆（R. Blomstrom）在1975年出版的《企业与社会：环境和责任》一书中，给社会责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决策者有责任采取行动保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四种类型：第一是经济责任。企业有义务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并出售它们来获利。第二是法律责任。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循国家和地方设立的法律法规。第三是伦理责任。伦理责任是对法律精神的回答，并有助于在法律条文不清楚或不存在时指导企业行为。一个有道德的企业所奉行的往往是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规范。第四是自由决定的责任或慈善责任。^①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理念：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卡洛尔（Carroll, 1991）指出：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有道德和慈善的责任，它们构成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而且这四方面责任并不是无主次轻重而可以等量齐观的，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金字塔，从下往上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张虎（2010）认为：归纳起来，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和公益（包括慈善）责任四个方面，慈善包括在公益事业当中，公益和慈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办公室主任孙瑞哲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敦促企业知法、守法。守法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底线，但法律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漏洞，这就需要企业主动履行自己的职责，承担起法律以外的道义责任，在此基

① 朱贻庭，主编. 伦理学大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础之上，再谈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做善事。”^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资中筠指出：公益活动确实是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企业首先的责任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自然而然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如果一个企业的投资毁坏大片农田，建设非常少数的设施，“这样的事多了，不管你经济效益怎么样，不管你在本地做了多少慈善事业，我觉得首先这个企业并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②。可见，学者一般把慈善作为社会责任的内容之一，而且从层次上来讲，企业慈善是比经济、法律、道德等责任更高的社会责任，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层次，带有很强的自愿性。

第二节 企业慈善的测量现状及其局限

在第一节，本书阐明了慈善的内涵并将之与公益、社会责任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仅仅对某个概念提出抽象的定义还不足够，往往还需要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使之成为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变量，只有这样才能用于统计分析与假设检验。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慈善的测量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节对现有的企业慈善测量方法进行现状总结与评价，从而为本研究后续的企业慈善测量指引方向。

一、企业慈善的测量现状

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础。纵观企业慈善行为测量方法（见表1-1），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表1-1 企业慈善行为的测量

研究者	慈善行为的测量
Schwartz (1968)	• 可以减税的捐赠额

①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做慈善 [N]. 中国青年报, 2006-7-22.

② 企业社会责任不等于慈善捐赠 [J]. 瞭望中国, 2008-6-27.

续表

研究者	慈善行为的测量
Wang & Coffey (199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慈善捐款（以捐给慈善机构数额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计算）
Campbell 等 (199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是否给当地慈善机构捐献过剩食物
Campbell 等 (200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是否有现金捐献
Seifert 等 (200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现金捐赠额 慈善机构收到的现金捐赠以及实物捐赠的货币价值
Brammer & Millington (200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慈善捐赠占营业额的比例
Brammer & Millington (200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是否实行了有利于员工向慈善机构直接捐助的薪资捐献方案 公司捐赠是否与个人捐赠相匹配 是否支持员工在工作时间自愿参与社区活动
Gan (200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捐赠率，即捐赠额占销售额的比例
Patten (200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公开的美元捐赠额 公司承诺与其他捐赠者（一般是员工或顾客）相匹配的在新闻报告里被确认的捐赠美元额
Chen 等 (200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是否有现金捐赠（包括直接捐赠以及向企业赞助基金捐赠） 是否有实物捐赠
Maas & Liket (20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慈善支出（以占息税前利润的百分比）
Wang & Qian (201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特定的年份内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金额
宋林、王建玲 (201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5·12”汶川地震后的捐款金额（上市公司捐赠的实际金额）以及调整后的捐赠金额（公告中披露的捐赠数额/公告期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times 10^3$）
田雪莹、蔡宁 (201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上市公司年报在营业外支出中所披露的捐赠支出

第一类是以现金捐赠数额来衡量。现金捐赠是企业最常见也是最简单便捷的慈善行为方式。首先是在特定时间段、特定事件或向特定机构有无现金捐赠。例如 Campbell 等 (2002) 以企业是否有现金捐献进行测量，类似的还有 Seifert 等 (2003)、Chen 等 (2008)、宋林和王建玲 (2010) 等。其次，慈善捐赠金额。如汶川地震后企业的慈善捐赠额（宋林、王建玲，2010），直接捐赠以及向企业赞助基金捐赠的金额（Chen 等，2008）。有些研究对于捐赠金额的确定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如企业可以减税的捐赠额（Schwartz, 1968）、企业公开的美元捐赠额以及公司承诺与其他捐赠



者（一般是员工或顾客）相匹配的在新闻报告里被确认的捐赠美元额（Patten, 2008）、在特定的年份内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数额（Wang & Qian, 2011）以及年报在营业外支出中所披露的捐赠支出（田雪莹，蔡宁，2012）。

第二类是按照慈善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由于慈善捐赠能力与企业财务实力有关，捐献金额越多并不代表捐献意愿越强。为了更好反映企业捐赠动力，有些学者从慈善支出比重角度测量慈善行为。作为分母的比重指标有税前收入（Wang & Coffey, 1992）、营业额（Brammer & Millington, 2004）、息税前利润（Maas & Liket, 2011）等。诚然，捐献总金额具有规模效应，对一些以广告总收益为因变量的研究而言它是更佳的测量指标。所以究竟两者如何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若要全面考虑，亦可同时纳入总额指标与比重指标。

第三类是以实物捐赠作为测量对象。除了现金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自然灾害中，实物捐赠占了很大的慈善捐赠比重。只是由于其相对难以测量和进行企业间的比较，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并不常见。对于实物捐赠的测量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有无捐赠实物，如是否有实物捐赠（Chen 等，2008），是否向当地慈善机构捐献过剩食物（Campbell 等，1999）。二是为便于比较和做差异分析将实物转化成现金等价物进行处理，如 Seifert 等（2003）。

第四类是从慈善方案角度测量企业慈善行为。如企业是否实行了有利于员工向慈善机构直接捐助的薪资捐献方案，企业捐赠是否与个人捐赠相匹配，企业是否支持员工在工作时间自愿参与社区活动（Brammer & Millington, 2005）。

二、现有企业慈善测量的局限

在现有的企业慈善实证研究中，企业慈善行为测量主要从现金捐赠数额、慈善支出比重、实物捐赠、慈善方案等四个角度进行。但由于处在起步阶段，当前企业慈善行为测量仍然存在以下局限：

（1）单一化。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了现金捐赠这种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慈善测量方式，如 Campbell 等（2002）。这种以偏概全的测量方式尽管